



# 美麗人生

## ——素描小思老師教學之外的一種面貌

### 引子

提起她，誰都只會想到她的一副肩膀，那上頭，數十年來肩負著香港文學研究的擔子；以至黃繼持先生跟文化界都認為她是「最有資格編寫香港文學史的人」。而我們都深知，縱然她已宣告退休，然而這副沉重的文化擔子，她還會一直扛下去：不到生命的最後一刻，她是？不會卸下的。

但作為她的學生，我認為提到她，不可不描述的是她的一雙手，因為，沒有人可以相信，一個身形那樣瘦削，體質那麼的纖弱的老人家，竟然會有這麼一雙強而有力的手！只要她的任何學生有困難，她總是在不遠的地方——或是地域上，或是心靈上，毫不猶豫地走向有需要的學生，只要學生願意把自身的困難告訴她，她就會把自己的手伸給我們，而只要握住那雙手，感受到從那雙手傳遞而來的溫暖和力量，哪怕已是懸身於崖邊，我們也能有脫險的機會，也可得到

向前向上的鼓舞。

她宣告退休的第二天，我跟同學到香港歷史博物館去聽她的演講，告別了她回程時我拼命地吸鼻子，阻止自己哭出來（因為我這人有個很糟糕的毛病，流淚時流得更多的總是鼻水，接近不能控制，哭起來相當狼狽，必得極力壓抑）。我跟同行的同學說：「我覺得自己欠小思老師的實在太多了，而且我知道這輩子我都不可能還給她，雖然我向她承諾過：我欠她的，日後我會傾心傾力回報在我的學生身上，但影響教育的因素實在太多了，我也不曉得自己能做到甚麼程度……」

在這裡我並不打算追述她對我的恩情，這並非因為我在自己其他的文字裡已敘述過那件事，而是我覺得就算用再多的文字篇幅，也不能詳述她對我的生命帶來衝擊的程度，直教我的世界都起「六種震動」。中大三年，期間她任教的而我可以修的課我都選修過，她對我的影響何止一時一刻一語一事！她曾如此形容

唐君毅先生對她的影響：就像「一陣春風吹過，萬物便逢生機，又有誰能捉住一絲春風給人看」，我又何嘗不能這樣形容她。

雖說，我不能捉住春風給任何人看，但在這裡，我願意敘述兩幅我親眼目睹的，春風吹過時的美麗風景。當那兩位同學似乎命定要沉下去了，誰都知道飛墜深淵的悲劇結局，卻又都無能為力的時候，卻見她跨步向前，緊緊抓住那兩個女孩的手，在她的努力下，漸漸地，她們都冒了頭、脫了險……

這已是她教學生涯的最尾聲，而她，平靜的面容沒有現出任何或厭倦或吃力的神色，也不曾提過為了幫助學生，她曾付出過甚麼，只依舊「潤物細無聲」地完成她春風化雨的教育工作——但也許她覺得不能完，完不了。她眼看著自己數十年來播的種，有的已經茁壯成長，開了花、結了果，有的尚在泥土裡抽芽，她要看護下去，故仍經營著課室以外的春天……

我從她的文字裡，曾經看過這樣的一段回憶，敘述了她第七年教學生涯裡的一樁挫敗，大概亦是促使她暫時放下教鞭，前往日本京都大學繼續進修的重要原因之一——

當了教師的第七年，兩個女學生陷於社會不良風氣裡，使我的信心完全垮了。對於她們，我用過不少力，她們也信賴我，可是，依舊沒法抗拒一些更巨大的誘惑，終於出錯了。當她們向我說著悔恨的話時，我頓時心頭一空，就像在崖上救人，明明已緊握住他的手，但終也一滑，他溜出掌中，往深淵飛墜。（小思《承教小記——謹以此段文字追念唐君毅老師》）

上述的這段文字解釋了她的一雙手的力量，也許

因為曾經失手的緣故，所以她更緊記著唐君毅先生的話，把教育事業視之為「攜著兒童在崖邊行走，永懷著慄慄之危懼，不能有一息之懈弛。」

### 風景之一

那時候我憂懼著阿明可能會自殺，跟其他同學談起她，大家都覺得她不太對勁。每次上課，總見她坐在教室的角落，烏黑著眉眼、低著頭、縮著肩，神情呆滯。

才是大一的開學之初，跟她並不熟稔，只知道她的名字，聊過幾句話，知道是同系的同學，大家一起選修了「香港文學與藝術」（這門課有一半教節是由小思老師任教的）。某次在校巴上遇見她，她的渴切的眼神叫我不由自主地坐到她身邊去。

亞子，開學以來妳覺得怎樣？她問我。挺好的。我答。她不能置信地看著我，倒吸了一口氣，輕輕地「哦」了一聲，便沒精打采地到望出窗外，我隱隱地覺得她是想哭了，一時不知所措起來。校車到站了，她忽然急了，拉著我，不知還想說些甚麼，卻終於甚麼也沒有說……

某次在火車站見著她，遠遠地我便卻步了，她耷拉著頭、垂著肩臂，任背上的黑色書包幽冥一般地攀附在她身上，恐怖的是我真真切切地看見一團陰霾包裹著她。我心裡一沉，於是轉頭看欄杆外大學明媚的景致，再回頭時她已走遠了。

這以後她忽然失蹤了，久久我才發覺，問起其他同學，大家這才醒悟，都說有一、兩個禮拜不見她了，我心裡一沉一沉地不安，充滿了不祥。



小思(右)與黃燕萍母女合影



撥電話到她家裡，卻聽到她輕鬆明朗的聲音：一掃沉重負擔的輕鬆、撇清陰雨暗雲的明朗，她跟我說她找小思老師談過，老師建議她暫時停學，離開壓力氛圍，才能重新思省吾身，再決定自己要走的路。她告訴我她想到日本旅行，看看外頭澄明開闊的天空——說著、說著，我忽然想起當年小思老師在教學事業上遭受挫敗，她的恩師唐君毅先生也是叫她暫時停一停，「在閒中反照自身」，並把她安排到「詩化」的京都去留學，讓她領略「推窗初見雪」的景致，那經歷是一顆警醒的石子，沖開她心底的洞天，推出一片窗前的明月，從此增添了香港文學的一片清暉……

下學期在校園重遇阿明，她給我她在日本拍的貼紙相，告訴我她回來旁聽歷史系的課，是小思老師替她安排的……

大二時阿明如常上學，卻轉到歷史系去，每次見她，總是很忙碌似地匆匆走著，卻笑得陽光燦爛地跟我揮手。問起歷史系的朋友，都說認識她，知道她十分積極參與系會的活動……

## 風景之二

那已經是一位大學五年級的學姐了，卻跟我們這些大三學生一道兒做畢業論文。據說從前她嘗試過，只是半途而廢了。換言之，這已是她的最後機會，再不能完成畢業論文，她恐怕不能取得學士學位了。

我唯一跟她一起選修的科目是小思老師的「香港文學專題」，由於這門課的試驗性很高，老師把所有學習的主動權放到學生手上。開課之初，為顯示「只要肯投入，無事不可為」的學習理念，老師安排那位大五的學姐跟我們做個人分享，她說她做畢業論文，開始時根本無從入手，小思老師建議她研究王安憶的《香港情與愛》，她看罷完全找不到研究方向，老師便與她逐頁逐頁分析找尋重點，令她慢慢掌握如何透女主角的衣著言行轉變，揭示香港紙醉金迷的社會環境

如何改變女主角的性情，而藉著女主角的改變，又暴露了香港何種社會底蘊……

那位學姐精神狀態欠佳，吃了藥以後更不能自控，每次上課她都在睡覺，小思老師總是很體諒地由她去。這對一向自稱「很兇」的小思老師是前所未見的，她極其在意學生對課堂的投入程度，故討厭學生遲到，討厭課堂上電話鈴聲的騷擾，有同學蹺了幾節課，她便要那同學找她補回幾節課。

後來我私下問過老師，那位學姐的論文進度如何，老師欣慰地說：「她很好，很投入。」說的時候完全省略了自己為引發她那種「好」、那種「投入」而付出的努力。

聽跟著老師做論文的同學說，老師除了為那位學姐提供論題、論點，告知她何處可找到輔助研究的材料，當學姐不能抗拒其他意慾（如應該下筆時卻去了旅行）而影響論文進度時，老師只能更費神的設法幫助之！

課程完結後，我跟幾個同學約老師餐聚，席間我們問起那位學姐的論文，老師說：「她？沒問題。通過了。」說時神情語氣都極其平靜，回答也簡潔，仿佛她真的沒有付出過。而她把一顆花生夾進嘴裡後，便不再說甚麼。

## 備註之一

為了這篇文章，前幾天我致電予小思老師，跟她說：「老師（認識她之初我是稱呼她「教授」的，但她讓我叫她老師，於是我以後便一直叫她老師），《香江文壇》的漢聞先生讓我寫點關於您的文章，能不能跟您約個時間讓您過目一下？」

但她說既然是我寫的印象記，她就不看不干預了。隨後她即問我的孩子怎樣？書唸得怎樣？生活其他又怎樣？……待知道我帶著孩子唸書之餘，還寫作、教書、辦文學雜誌，即囑咐我小心注意身體，不

要忙壞自己……我聽後心頭一熱，不由自主就跟她說：「老師，讓年青人過得忙碌一些辛苦一點無所謂！……說真的，您大部分的書，我都是在中學時期看的，上了大學，認識了您，我反而不怎麼看您的書了。（指小品文章，筆者就讀大學時多個研究範疇皆為香港文學，小思老師編纂的文學資料及評論則不可不看，誠如我的論文導師洛楓所言：「小思是香港文學的活寶藏，研究香港文學不看她的東西不找她就笨！」）這陣子，為了寫您印象記，我再重看您的作品，才驚覺：比起你們那一代走過的路，我們走的路，實在太輕鬆太平坦了！……」

說的時候極自然，掛了電話後我重新省思自己的話，真的認識了她之後我幾乎沒有再看過她寫的小品文章，跟她交往的過程中也不覺得有這樣的必要，三年來我在她身邊，感受她對人生現世、萬事萬物的細膩深思：一片落葉可教她悚然心驚、一次散步可讓她體味良多、一根五百年前漂洋過海的木柱可使她全身顫抖……父母雙亡後的艱苦生活，並不曾使她的心變得粗糙與尖銳，在世界傷害她的時候報復世界。反之，她對人情世事的深刻觀照，往往教人心動亦心暖。

在她的文字裡、語言間，提起父親帶她逛街，受了「雙頭雞」的一場欺哄、經過風月之地時父親嘴角那曖昧的笑意、母親十六歲時推門將出的回眸一瞬、艱苦時期母親如何想盡辦法替她補充營養：用黑巧克力煮水喝……那時候她滿眸子都是溫暖依戀。世人都認為，一個人必得有自足的人生，才有關愛他人的希望。老師以健康狀況不甚佳的身體，經歷數十年人生跋涉，每遇困頓疲敗，能教她重拾力量的卻是她不足一歲時，母親的手給予她溫度。她跟母親相處的時間只有十數年，未及成熟得可以跟母親談論母親的青?歲月，也未及讓母親陪伴她長成穿著旗袍教學去的花樣年華，成為她不可填補的哀傷。

然而，懷抱著不減哀傷的老師，面對她的學生，卻總有著「花好月圓」的祝愿——我一直在想：那需要怎麼樣的胸襟！

## 備註之二

篇名《美麗人生》轉借自木村拓哉跟常盤貴子合演的同名高收視日劇，也許有人會說用一套流行劇名作為小思老師印象記的篇名，未免流於膚淺浮誇，但我卻覺得這是再貼切也沒有了，因為小思老師對學生貼近親和的程度，是鮮有人知的，她包容學生的同時亦包容了他們的喜好，她曾說：「學生喜歡甚麼，我都會嘗試去體會，他們看日劇我便跟著看日劇，他們看韓劇我便跟著看韓劇，他們沉迷的機動遊戲，我也試過了……」

我從來不曾遇過一個親和如她、包容如她的老師，她對生命、對文學、對學生的熱烈擁抱，成就了一己的美麗人生。

而我一直沒有告訴她，早在入讀中大之前，我已受過她的恩澤——來自一位她任教過的學生——在我預科自修中國文學的兩年間，有一位跟我素未謀面的老師（東華三院盧幹庭中學陳妙玲副校長），默默地在另一所院校替我修改功課，足足兩年，毫不抱怨我這個外校生為她增加的額外負擔。

後來，當我得以入讀中大中文系，撥電話告訴陳老師，她叮囑我：「入學後一定要修小思老師的課，妳會覺得……」沉吟半響，她才說：「還是讓妳自己慢慢去領會吧！」她的話充滿不盡的餘韻，於是，我使用了三年時間去領受她這句話的餘韻，亦領受薪火相傳的承教工程的不滅熱忱！

而我知道，在往後的人生裡，這幾年受教的經歷，會一直供我咀嚼回味，成為我日後的教育，乃至個人生命裡自我反省鞭策的重大動力。●